

# 夜袭阳明堡

■陈锡联



1937年10月，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向原平东北山区挺进，执行侧击南犯日军后方的任务。部队到达指定地区后，发现日军从阳明堡机场轮番出动飞机轰炸忻口、太原的国民党军。经详细侦察，第769团团团长陈锡联果断决定夜袭阳明堡机场。此战历时约1小时，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毁伤敌机24架，消灭敌守备队100余人。此战规模不大，但影响甚大，使进攻忻口、太原的日军一时失去空中力量的支援，迫使敌人不得不以相当兵力加强后方守备，配合了国民党军保卫忻口的作战，起到了暂时稳定晋北战局的作用，凸显了敌后游击战的重要价值，是全国抗战初期的著名战斗之一。本文详细叙述了该团夜袭阳明堡的战斗经过，展现了八路军指战员机动灵活、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

日军在平型关吃了苦头之后，变更了作战部署，从平型关与雁门关之间的茹越口突破了晋北防线。接着，又气势汹汹地沿同蒲路直下太原。

国民党军队依然是节节败退。在城市、在乡村，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穿灰色军装的大兵，三五成群，倒背着枪，拖着疲惫的双腿南逃。

就在这时，我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师的先遣团）奉命插向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十月中旬的一天，部队来到代县以南的苏郎口村一带。

苏郎口是滹沱河东岸一个不小的村庄，顺河南下便是忻口。战事正在那里进行，隆隆的炮声不断由南方传来。敌人的飞机一会儿两架，一会儿三架，不断从我们头顶掠过，疯狂到了极点。战士们气得跺脚大骂：“别光在天上逞凶，有种下来和老子较量较量！”

从敌机活动的规律来看，机场可能离这儿不远。问老乡，才知道隔河十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果然有个机场。各营的干部纷纷要求：“下命令吧，干掉它！”

打，还是不打？在北上途中，刘伯承师长曾专门向我们传达了平型关战斗总结的经验，刘师长再三嘱咐：到晋北后，每战都应加倍谨慎。这些话使我立刻感到，必须很好了解敌情，然后才能下定决心。

最初，我们打听到附近住着一个国民党晋绥军的团长，据说他和日军打过仗，是前两天才带着少数部队从大同方面退下来的。我决定去访问访问他，一来听一听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二来了解一下周围的敌情。

寻遍了附近的大小山沟，好不容易才在一个偏僻的山脚下找到了这位团长。不料我刚说明来意，他便谈虎色变地说：“日军实在厉害呀！天上有飞机，地下有大炮，他们的炸弹、炮弹都像长了眼睛一样，我们的电台刚一架上，就遭轰炸了！”

我强忍住心头的憎恶，问他：“那你们是用什么方法打敌人的呢？”这位堂堂的国民党中高级军官竟毫不知耻地说：“我们还没有看见日军，队伍就垮了下来，现在散部只剩下一个连了……”

没有必要再问下去了。这家伙除

了能散布一些恐日情绪以外，是不会再谈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于是，我便起身告辞。刚转身要走，他又嬉皮笑脸地轻声对我说：“抗什么战！抗来抗去只不过抗掉了我们的小锅饭而已……”

真是十足的怕死鬼！亡国奴！无怪乎他们几十万大军一触即溃，几个月内就把大片国土送给了敌人。

为了设法弄清敌人机场的情况，第二天我们决定到现地侦察一下。一路上，几个营长听我谈起昨天访问那位团长的事情，心里直冒火。三营长赵崇德同志唾口骂道：

“姦种，简直不是中国人！”

“抗战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一营长不胜感慨地插上一句。

是的，抗战决不能指望那些政治上腐败军事上无能的国民党军队，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只有我们共产党、八路军来挑！我想到这里，顿时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加重大。

我们顺着一条山沟边走边谈，很快来到了滹沱河边。登上山峰，大家立时为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东面是峰峦叠嶂的雁门关；极目西眺，管涔山在雾气笼罩中忽隐忽现……滹沱河两岸，土地肥沃，江山壮丽，只可惜，如今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浩劫！……

突然，二营长叫道：“飞机！”我们不由约而同地举起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对岸阳明堡的东南方有一群灰白色的敌机整齐地排列在空地上，机体在阳光下映照下，发出闪闪刺眼的光芒。

我们正仔细观察着那机场内外的每一个目标，忽然发现一个人从河边走来。从望远镜里看到：这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还打着赤脚；看样子是个农民，但神情很紧张。

等他走近一些，我们忙迎上去喊：“老乡，从哪里来？”那人听到喊声，神情一怔，马上停住了脚步，两眼不住地四下观望。及至见到我们这几个陌生的军人时，更是惊慌不安，两眼狐疑地上下打量着我们，好半天才哆哆嗦嗦地吐出了两个字：“老……总……”

“老乡，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来打鬼子的。”

他听到“八路军”三个字，马上“啊！”了一声，一下扑上来抓住我们的手，激动地向我们诉说起他的遭遇。

原来他就住在飞机场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自从日军侵入山西以后，国民党军队的抢劫、日本兵的烧杀，弄得他家破人亡，一家三口，只剩下他孤苦伶仃一个。后来，日本兵又把他抓去做苦工，逼着他整天往飞机场搬汽油、运炸弹。每天从早累到晚，常常是饿着肚子干活，还得挨打受气。他受不了敌人的折磨，才由机场偷偷跑了出来。最后，他指着敌人的机场狠狠地说：

“去收拾他们吧，我给你们带路！”

听了这位老乡的控诉，大家更加气愤。赵崇德同志握着老乡的手，关切地说：“老乡，我们一定给你报仇，给所有受难的老乡报仇！”

接着，这位老乡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敌人机场内外的情况。

经过侦察，我们了解到的和老乡介绍的大体一致。机场里共有二十四架敌机，白天轮番去轰炸太原、忻口，晚上都停在这里。敌香月师团的一个联队大都都驻在阳明堡街里，机场里只有一小队守卫部队。看来，敌人正忙于夺取太原，根本想不到我们会绕到背后来揍它。这正是歼敌的好时机。如果我们出其不意，给它以突然袭击，胜利是有把握的。我们当即决定马上动手。

袭击机场的任务交给了三营，并以一、二营各一部破坏崞县（今原平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阻击崞县、阳明堡可能来援之敌；团迫击炮连和机枪连则在滹沱河东岸占领阵地，准备随时支援三营。

十九日下午，整个苏郎口村都沸腾起来了。各营、连纷纷召开支部大会、军人大会进行动员；干部、战士们个个斗志高昂，决心如钢。老乡们听说八路军要去打鬼子，几个钟头之内就扎起了几十副担架。

傍晚，我和几个团的干部一起来到了三营十一连。战士们见到我们都围了上来，争着表示决心。

“准备得怎么样啦？”我问大家。“没问题，团长，只要摸进机场，保证把鬼儿子的飞机敲个稀巴烂！”战士们纷纷回答。

我指着面前的一个小战士又问：“飞机全身包着铝皮，子弹穿不透，怎么办？”这个小战士毫不犹豫，举起右拳在空中播几播，干脆而响亮地回答：“我们研究好了，用手榴弹炸它！”

这时，赵崇德同志向战士们说：“同志们，有人说我们拿着这些武器去打敌人是‘白送礼’，这回我们一定打个漂亮仗给他们看看！”

人从中间走出一个粗壮的小伙子，手里提着机枪，气呼呼地用大嗓门说：“他们自己长了兔子腿，听见炮响就跑，还有脸耻笑人！我一定要缴架飞机回来给他们瞧瞧！”我一看，正是全团有名的机枪班长老李。

有人笑着问：“那样大的家伙，你能扛得动吗？”他辩解道：“扛不回整的，砸个尾巴也行！”

战士们被他逗得哄然大笑。这真是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虽然是第一次与侵华日军作战，而且是去打从来也没打过的飞机，但谁也不把这些困难放在眼里。

夜里，部队悄悄地出发了。三营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能攻善守，以夜战见长，曾得过“以一胜百”的锦旗。今天他们继承着红军时期的优良传统投入了新的战斗。战士们一律轻装，棉衣、背包都放下了，刺刀、铁铲、手榴弹，凡是容易发出响声的装具，也都绑得紧紧的。长长的队伍，顺着漆漆的山谷行进，神速而又肃穆。

向导就是先前我们遇到的那位老乡，他对这一带的道路，了如指掌。在他的引导下，部队很快涉过了滹沱河，来到了机场外边。

机场里死一样沉寂，大概这时敌人睡得正酣吧？部队爬过了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赵崇德同志带着十连向机场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敌守卫队的掩蔽部。十一连直向机场中央的机群扑去。

十一连二排的战士们最先看到了飞机，它们果然整整齐齐地分三排停在那里。多少天来大家日夜盼望着打鬼子，现在猛然看到飞机就摆在眼前，真

是又惊喜又愤恨。不知谁悄声骂道：“龟儿子！在天上你要威风，现在该我们来收拾你啦！”说着就要接近飞机。突然，西北方有个敌兵“哇啦哇啦”地叫起来，紧接着响起一连串清脆的枪声。原来十连与敌哨兵遭遇了。就在这一瞬间，十连和十一连在两个方向同时发起了攻击。战士们高喊着冲杀声，勇猛地扑了上去。机枪、手榴弹一齐倾泻，一团团火光照亮了夜空。正在机群周围巡逻的敌哨兵，慌忙赶来，和冲在前面的战士绕着飞机互相角逐。机舱里值勤的驾驶员被惊醒了，他们惊慌之中盲目开火，后边飞机上的机枪子弹接连打进了前面的机身。

战士们越打劲头越大，有的边打边喊：“这一架算我的！”也有人七手八脚地往机身上爬。机枪班长老李早爬上了一架飞机的尾部，端起机枪向机身猛扫。

正打得热闹，敌人的守卫队叫着向我扑来。就在二十多架飞机中间，敌我混在一起，展开了白刃战。

赵崇德同志跑前跑后地指挥部队。突然，他看见一个敌人打开机舱，跳下来抱住了一个战士，那个战士回身就是一刺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赵崇德同志大声喊道：“快！手榴弹，往飞机肚子里扔！”只听“轰！轰！”几声，两三架飞机燃起大火。火乘风势，风助火威。片刻，滚滚浓烟卷着熊熊的烈火，弥漫了整个机场。

正在这时，老李的那挺机枪不响了。原来他正举着铁锹猛砸，嗨！他倒真想砸块飞机尾巴拿回去哩！赵崇德同志跑过去喊道：“快打！砸什么！”他又抱起机枪扫了起来。

敌人守卫队的反扑被击退了，赵崇德同志正指挥战士们炸敌机，突然一颗子弹把他打倒了。几个战士跑上去把他扶起，他用尽所有力气喊道：“不要管我，去炸，去……”话没说完，这位“打仗如虎，爱兵如母”的优秀指挥员就合上了眼睛。他的牺牲使同志们感到万分悲痛，战士们高喊着“为营长报仇！”的口号，抓起手榴弹，冒着密集的枪弹向敌机冲去……

几十分钟后，守卫队大部就歼。二十多架敌机燃烧在熊熊的烈火之中。驻在街里的香月师团的装甲车急急赶来增援，可是，等它们爬到机场时，我们已经撤出了战斗。

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的胜利消息，通过无线电迅速传遍了全国。那些国民党官儿们，开始根本不相信，他们仍说：“就凭八路军那些破武器还能打飞机？不可能！”可是自从十月二十日起，一连几天忻口、太原都没有遭到敌机的轰炸，那些畏敌如虎、胆小如鼠的官儿们方才张口结舌了。

陈锡联 出生于1915年，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身身份为八路军第129师385旅第769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99年逝世。



##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我曾三次走进地处渝东南中心的黔江区，攀登武陵山，穿越大峡谷，游览阿蓬江……去年初冬，我再度踏进这块久负盛名的革命老区，感受浓郁的红色文化，寻觅革命先辈留下的战斗足迹。从红军广场到水车坪，从博物馆到烈士墓，一路缅怀，一路仰望，我听到了震撼人心的革命故事，看到了用英雄的热血浇灌的灿烂花朵……

黔江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桐子开花碗碗红，湖北过来一条龙。神威吓倒双枪将，孤胆震死扁毛虫。”这里的“一条龙”，就是指从湖北咸丰过来的红军部队。1933年12月的一天，红三军将士在军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率领下，迎着严冬的寒风，满怀开创新苏区的豪情，翻老鹰岩、越盘蛇溪，于凌晨抵达周化城驻守的大路坝。

这一天，红三军奔袭120里，取得了首战大路坝、轻取中坝、占领县城三战皆捷的重大胜利。正如一首黔江民歌中所唱的：“一阵狂飙乌云开，红军像从天上来。打得狗子哇哇叫，吓得土豪逃脱鞋。”

隔天上午，部队在魏家塘河坝召开军民大会，军长贺龙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红军的任务、纪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害老百姓的罪行。红三军在黔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为日后开出绚丽的花朵奠定了基础。

1934年夏末，红三军转战黔江东南部，演绎出三进三出马湖湖、军民共渡濯濯河、三军誓师水车坪等许多故事，宛如散珠碎玉，遗落在渝东南的山山水水之间，至今闪烁着熠熠光彩，尤其是有关贺龙军长的故事最多，也最感人。

水车坪位于黔江的西南角，原名“旱码头”，曾是秀山、酉阳、黔江等地到彭水的交通要道，也是骡马交易的集散地。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饮用水问题，当地群众用水车从河里抽水，地名遂改为“水车坪”。

贺龙先后4次来到水车坪，和这里的群众建立了真诚深厚的感情。第一次是1914年，他从鹤峰来到水车坪购买马匹，住在石琢之的客栈，与正直善良的老板石琢之结为好友。在位于水车坪后山皂角树下的骡马市场，他选购了一匹枣红马。这匹坐骑陪伴贺龙驰骋沙场，踏遍鄂、川、湘、黔。

第二次是1917年底，贺龙在湘西“两把菜刀闹革命”，为作战需要，他与贺副臣等人再次到水车坪，通过石琢之帮忙选购战马数十匹，回到桑植壮大革命力量。

## 警报拉响之后

■宁明

##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我和长机飞行员谁也没料到，“敌机”会选在我们吃午饭时来偷袭机场。驾驶“敌机”的是我们团另一个飞行大队的飞行员。平时，我们都是“同吃一锅饭”的兄弟，一下子成了空中较量的对手。在空中，他们也把我们的飞机叫作“敌机”。

机场塔台上的警报器急促地鸣叫起来，“呜呜、呜呜”的警报声，比作战参谋声嘶力竭地高喊让我们“转一等”的声音更急迫。

“转一等”是机场的最高战斗等级。我和长机飞行员触电般从椅子上弹跳起来。很快，我们便冲到了各自的飞机旁，三步并作两步跨进了飞机座舱。此刻，我的心“怦怦”跳得厉害，仿佛一张嘴它就会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似的。

作为一名新飞行员，今天如果起飞成功，将是我人生第一次“战斗起飞”。

长机发动机的巨大轰鸣声淹没了机场上的所有声音。站在飞行梯架上的机械师凑近我的头盔，大声提醒着……

我迅速按照开车程序提起了油门杆的卡销，将油门放至慢车位置，并重重地按下了“双发”启动按钮。就在这时，我突然感到机械师猛地向我拽了一下我的左臂。我不解地看了一眼机械师，他仍旧着急地打着“哑语”，一边使劲儿摆手，一边用手指指着座舱里的电压表。原来，电压表上的指针也像机械师的手臂一样在我眼前来回摆动。这说明长机启动后，我们共用的电源车电压还不稳定，必须稍等上几秒。我因急于“开车”提前按下了启动按钮，无疑，我这是不待发令枪响就擅自“抢跑”了。

这时，飞机发动机发出了沉闷的怪叫，像一头被困的野兽。我虽看不

## 黔江大地英雄花

■邢秀玲

第三次是1917年冬，贺龙在湘西组织武装暴动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注意，他们悬赏数目可观的大洋捉拿贺龙。为了避开敌人，他从湘西途经水车坪时险些被捉住。在石琢之等当地群众的全力营救下终于化险为夷，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第四次是1934年5月6日，红三军取道水车坪，贺龙又住在石琢之的客栈。他深情地对石琢之说：“想当年我在水车坪买骡马，承蒙你帮忙，买到了一批好马呀！你还救过我的命，今天特意来看望你！”

当天，就在大皂角树下，贺龙军长召开攻打彭水县城的誓师大会。他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的红军就像这根苍劲的皂角树那样，经得起风吹雨打！”

水车坪人民为了铭记这段无比珍贵的往事，将贺龙拴过马、在树下讲过话的皂角树称为“红军树”，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守护着它。如今，它生长得枝叶繁茂、伟岸挺拔，成为水车坪最引人注目的红色标识。

当我怀着无限崇敬的心情，站在“红军树”下的贺龙雕像前留影之际，发现这棵百年老树浑身挂满了红绸飘带，在艳阳的照耀下，仿佛千万支火炬在燃烧，又像无数面旗帜在飘扬，召唤我们这些后来者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革命传统，砥砺前行，永不停歇。

见飞机尾后的情景，但可以想象到，尾喷管一定冒出两团浓浓的黑烟甚至两只巨大的火球。我立即查看发动机温度表，喷气温度指针正以急行军的速度向红色警告区域挺进！

若是在平时飞行训练中，飞行时出现喷气温度急剧升高的情况，飞行员和机械师都是可以立即关车的，待发动机冷却后再重新启动。

可现在是在“战斗起飞”阶段，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就意味着要贻误战机。看来，这一场保卫机场的“反空袭”战斗还没有升空开打，就被我的不当操作输在了地面上。我的心情迅速由兴奋变得沮丧，无可奈何地侧头望了一眼长机。

此时，长机也以焦急的目光望向我。随即，我听到了长机大声下达的口令：“换备份机！要快！”

我仿佛从一场噩梦中被人忽然唤醒，立即解开座椅安全带，脱下降落伞，蹿出座舱。

备份机的机械师早已十分默契地提前启动好了发动机。这架备份机像一匹急得“嗷嗷”直叫的战马，等待着快些跨上鞍来。我暗示自己，把刚才的沮丧心情立即清理干净。

从指挥员下达“开车”口令到双机起飞升空，我们行动迅速，比“战斗起飞”的规定时间更快。我和长机随后顺利拦截了前来偷袭的两架“敌机”。经过空中激战，最终以长机击伤“敌机”一架的战绩胜利返航。

试想，如果备份机的机械师没有预见性地提前启动发动机，为我赢得一分钟宝贵的“开车”时间，这次双机“战斗起飞”肯定就会变成没有僚机跟随掩护的单机起飞，而占数量优势的“敌机”则可能就成了战斗的胜利者。

虽然很多年过去了，但我刚当飞行员时听到的那次战斗警报声总是萦绕在耳畔，它仿佛时刻在提醒我，任何时候都要沉着冷静，按规



绿色家园（油画）

孙忠作



长征

第5098期